

1. 挑著菜擔的身影

一、

納骨塔大門內，我和一群人圍在供桌前，準備著送岳父的骨灰入塔。線香點燃後，我走出門避開煙霧。我靠著門外的大柱，腦海裡一直浮現，戴著手套的手熟練地撿拾平台裡的骨塊。不久前，我和親屬看著岳父燒化成的骨塊，一塊接一塊被撿入骨灰罈。我偷偷看左右，一個個平台前圍著人，有的密密麻麻的，有的稀稀落落的，看著平台裡的骨塊。我在綿綿的白衣麻布中，看到掩嘴流淚的老婦人。再回過頭想看清楚，已淹沒在像是一大片芒花的白衣麻布中。

一群麻雀吱吱喳喳飛入高聳的屋簷，我摸著褲袋裡，我補了一段卻又刪掉的追悼文。多日前，妻，美琪，和她的手足邊折蓮花、元寶，邊小聲卻吱吱喳喳要我寫追悼文。我愣了一下，卻被當成接受。我想了一下，覺得岳父變得陌生。我對坐在我身邊低頭摺紙的美琪，小聲說：「我不會啦！我和妳爸爸從來沒聊過三分鐘以上。」

美琪從她掉落額前的一撮白髮後看我一眼，說：「他們沒叫你守靈，你也不能摺紙什麼的，就幫大家做一點事吧！」

「那妳爸爸有什麼重大事蹟？」我儘可能靠近美琪，但避免太接近滿桌的冥紙，小聲地說。美琪不停摺紙，很快地說：「沒有！哪有什麼大事？」

「那要我寫什麼？！」我在心裡喊著。我抬起頭，想推辭寫追悼文這工作，但看到他們紅著眼眶、認真地摺紙，又說不出來。

原以為岳父只是感冒喉嚨發炎，沒想到一進門診，醫生馬上要求岳父住院。抗生素一再更換，發炎狀況忽好忽

壞，連肺部也發現感染。不久，竟得插管。

我跟在美琪後面走進病房，美琪的大哥正拿起岳父手上的紙條，咕噥地猜著。岳父嘴裡插著塑膠管，臉龐浮腫灰暗，方形下巴堆著鬆弛的肌肉。插著點滴管的雙手抬起，揮了幾下，陡然萎頓掉落病床。脖子一緊一鬆，嘴裡好像要發出什麼聲音。新來的看護還對大哥直說：「點滴式止痛劑，很值得！你看阿伯痛得睡不安穩！」

岳父原已高高凸出的肚子，突然上下起伏，右手伸向大哥，手指顫抖著。我們弄不懂是怎麼回事，美琪握住岳父舉起的右手，焦急地問：「爸！你佢位無順序？」岳父彷彿掙扎著要從美琪的合掌中抽出手。

「阿伯！你欲講啥？」護士小姐從門外進來，把大哥手中的筆塞給岳父，讓岳父在壓克力板上的紙寫字，說：「咱慢慢啊寫，…，止一痛—…，免？…」

紙面上，字體顫抖歪斜，毫無章法地有時缺手有時缺腳，幾乎大半要猜測。護士小姐注視著大哥，說：「阿伯！你免煩惱！健保有付！醫生這馬佇開藥單，連鞭來。」

「阿爸驚予咱負擔，…」美琪在我耳邊低聲說，伸手去扶著岳父的手腕。

「阿一圭？來？」護士小姐遲疑地唸著。岳父無力地搖手，脖子又顫動。美琪湊過去看，嗯嗯幾聲後，啊的一聲，說：「阿桂？那是我媽媽啊！」岳父很輕地點動下巴，大概是嘴裡插著管子，不容易點頭。

「阿伯！你佢的人？」護士小姐想轉移岳父的注意力。大哥走近床，說：「我叫媽先去食中晝，伊隨轉來！」

「賣一菜一人？」

「啊！阮阿德，自小漢和您老爸佇賣菜！」岳母大聲說著走進來。護士小姐笑出聲來，細嫩的臉紅了起來，說：

「阿伯！歹勢！我是欲問講你躑佢？」

「回—去—？」護士小姐微俯下身，柔聲地說：「阿伯，你連鞭就會好起來，這馬，你著愛好好仔休養，按呢，較會緊好！」

岳母在我耳邊嘀咕，「興淋酒，淋甲按呢！」

的確，我見到岳父時，他不是沉默得像影子，就是喝得醉醺醺的。有次靠在一樓鐵拉門邊，挺著大肚子，眯著眼睛望向門外剛亮的路燈，眼神飄忽，嚷著：「老仔！去佢？」他在等他父親。

大哥過去拉他，一不心被他推得退了好幾步，差點跌坐地面。我在客廳另一邊，愣住，不知該怎麼辦。我也是出身貧苦，但父親從不喝酒，左鄰右舍雖時常喝酒吵鬧，但隔一道牆，我從不會受到干擾，我總是專注地讀書。

「去跋筊是麼？啊—！大兄咧？！是按若？我著要賣菜顧菜攤？伊會使去讀高工！」岳父叫嚷著，突然把手裡提的塑膠提袋丟到茶几。袋子裡一大堆鏰幣嘩啦啦地滾出來，叮叮噹噹掉落地面。岳父喝酒後變白的臉龐，因生氣，更加蒼白得可怕。我第一次看到，喝醉的人和平常幾乎完全異樣。美琪拉著我，怕我過去，平靜地說：「不要緊，等一下他就會去睡覺。」

岳母靠近岳父，習慣地大嗓門說：「阿爸佇睏啊！莫共伊吵著！伊透早著欲去批菜，你敢會替伊去？…囡仔拄轉來，你嘛莫共逐家驚著！…」

岳父睜大紅通通的眼睛，望向我。晃著頭，好一陣子，才找到我似地說：「塞車呢！？緊去食飯！…好—啦！我莫講！…我去睏！」說著扶著牆壁，腳好像踏不著地一般。大哥趕緊到他身邊，伸出手準備他跌倒時接住。岳母跟在後面，和我錯身時，不好意思地笑著說：「緊去食飯！」

我呆望著美琪她們不斷地摺紙，沙沙的聲音空蕩蕩的。大概看到我不知要怎麼辦的樣子，小姨子放下摺好的蓮花，說：「姊夫！阿嬤在客廳，走！我們去問問她！」

阿嬤肥胖的身軀好像嵌在藤椅裡，看到我們，遍佈老人斑、鬆弛暗黃的臉更加塌下來，嘴巴繃縮成一團，說：「甲我講伊寒著，啊！沒幾日，就無去！我猶咧想欲去病院看伊！…是我要先去才對！…」

「阿嬤！你毋通按呢！」小姨子皺著眼鼻，突然哭了起來，「阮爸聽著，會哭講伊不孝！」說著拿出面紙，在阿嬤鬆垂的眼皮邊擦拭淚水。

「恁阿爸自小上乖巧，國校啊五年，下早仔揸冊包欲去學仔，恁阿公叫伊冊包挈予我，伊就乖乖挈予我，乖乖綴恁阿公出去。彼時陣，外口猶烏天暗地。」

阿嬤陷在眼皮中的眼睛望著門外，夕陽下的圍牆門柱，好像等待岳父背著書包，笑嘻嘻叫她，喊著：「我放學了！好餓啊！」

「彼日下晡，」阿嬤咳了幾聲，我驚訝我為什麼把我小時候放學回到家的情形想像成岳父的，阿嬤又說：「恁阿爸擔菜擔，走入來，一直叫我看伊手搦牢的錢袋仔，閣歡歡喜喜去大灶起火，…我挈冊包予伊的時陣，伊才目屎流落來。冊包囧佇大腿，恬恬跼佇塗跤攆風。…」

我彷彿看到，爐灶前，岳父坐在火光搖晃中。一顆顆晶亮的淚珠，掛在臉頰上。他稚嫩的臉龐在飄搖的火光中，好像幻影，隨時要飛散，但卻頑強地待在爐灶前。廚房裡，暗影紛飛好像要吞滅火光。岳父沉默地搨著火，瘦弱的身體看似隨時要被暗影吞沒。阿公阿嬤龐大的影子，在他後面，怪異地奔跳，跳上屋樑又溜跳下來。

我聽到阿嬤吸鼻低泣的聲音，我揉揉眼睛，訝異自己豐富的想像力竟能營造出這麼逼真的影像。

「彼時陣，恁三姑拄出世無偌久。」阿嬤擦著鼻子，

說：「恁阿爸下晡轉來，亦會剖雞，煮麻油雞予我。…有夠乖巧啦—！…」小姨子站到阿嬤背後，抵著嘴輕拍阿嬤肥厚的背部。我還是覺得很難寫追悼文，我仍然缺少某些的東西，但是什麼我卻不知道。

阿嬤斷斷續續地說著，夾雜著哽咽、嘆息。我為弄清我缺什麼，好跟阿嬤提出問題，心神因此飄飄忽忽。到阿嬤說：「恁阿爸著擔菜送去糖廠宿舍，…恁阿公顧菜架仔…。伊一个囡仔囡擔按呢遠，…按五分仔火車路，家一个孤孤單單一直行去，…」

我心裡一陣酸疼，眼前奇異地浮現灰濛濛的田野，小火車鐵軌無始無終地劃過。一個平頭小男孩肩挑菜擔，踏著枕木時快時慢地走著。他瘦小的身影和前後搖晃的菜擔，幾乎要溶入濛濛的天色。我想追過去，卻動不了身體。眼睜睜看那小男孩，就要溶化消蝕。他卻忽然回過頭，好像察覺我在他後面。可是，他已在灰暗中，形體已不能和週遭分別了。我深深嘆了一口氣。

阿嬤哭出聲，含糊地說：「恁阿公才過身年外，恁阿爸就綴伊去。啊—！我真毋甘！」小姨子抱著阿嬤，忍不住也哭出聲來。

二、

岳母慣常的大嗓門從納骨塔大門內傳過來，「恁阿爸食飯慢，予伊慢慢仔食。…嘛有兩斫酒，…等香燒了咧。」

我稍稍走向大門，仔細看供桌上還裊裊盤旋上升的煙，香柱才燒掉三成多。一位盤髮長袍的高瘦道姑，點點頭向大哥說了幾句。岳母在供桌旁走來走去，就像平日看餐桌上哪道菜吃光了、她是否要再下廚。

那日，我聽完阿嬤說岳父小時候的事，回到公廳，岳母就大聲叫我，「茶泡好啊—！阿琪！妳斟予伊！」

「怎樣？有聽到什麼？」美琪遞茶杯給我，我望著晃盪

的茶水發呆。

「阿嬖！聽講！阿公看佢意妳嫁阮爸，」小姨子坐到岳母身邊，雖已是中年婦人，卻像小女孩靠到岳母瘦削的肩頭。小姨子的身材體重比岳母大多了，岳母卻微笑地摟著她。小姨子拉著岳母瘦黑的手臂，又說：「阿公棺一包袱仔聘金，去共妳定落來。聽講阮爸猶毋知影，敢有影？」